

五天五夜

吳 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五 天 五 夜

吳 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五篇描寫戰士生活的小說。

“一個連隊的誕生”是寫一個連隊的成長過程和它的光榮傳統。“王大海的鬍子”是寫抗日中解放軍與漢奸們的一段鬥爭故事。“機槍的故事”是寫戰士們怎樣機智勇敢地奪取敵人的武器，擴大了自己的力量。“五天五夜”刻畫了戰士們克服困難的毅力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臨別”是寫一個老戰士復員時對部隊的深厚感情。

五 天 五 夜

吳 銳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1/16 字數52,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5,120

統一書號 T10072·123

定價(7)0.26元

目 錄

一个連隊的誕生.....	1
王大海的鬍子.....	16
机槍的故事.....	31
五天五夜.....	45
臨別.....	68
后記.....	81

一个連隊的誕生

班長夾了个包，不知什么时候从連部里回來，班里的煤油灯亮晃晃的，全班同志都圍着桌子坐好了。他把手里的东西向桌上一放，同志們打开一瞧，呀！是团結烟，葵花子。

新同志說：“那里來的这些吃喝，这是干什么？”

老同志說：“待会你就知道啦！这是咱連的老規矩。班長，宣布开会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今天是一月五号，是他們連的生日，哪年的今天，总得热熱鬧鬧地开个紀念会。不过，过去沒有这样排場，点着煤油灯，有吃有抽的。但是，这个会总沒耽誤过。打仗吧，在战壕里分班分組也得开；大西南万里進軍边打边追的时候，連長也曾集合大伙在一塊講一講；要是整訓，那都得隆隆重重地擺开場面开，还得組織晚会；不过，这是在边疆，这就省事啦，就分班談一談。

据說，这个規矩是紅軍老連長訂的，老連長調走了，新連長又沿襲下來，一直到現在有十四年了，誰也沒推翻过。說到这里，別連的同志就要問：哪个連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水有源头樹有根，哪个連還沒个成立的日子呀！为什么不开紀念会呢？我說：那你就去問他的連長啦！这个連就是这个老規矩。閑話少說，說这会怎么开吧！

大家吃着葵花子，味吱、味吱的，眼光对眼光，不見有人吱声。好久，不知是誰放了一炮，“班長比咱們老，你先报告报告咱連的歷史，起了头，大伙就好說了。”嘩啦啦一陣掌声把班長請起來。他喝了一口水，从口袋里掏出小筆記本兒，从头到尾說起來。

同志們！咱參軍到这連也不過三四年，咱說不全，待会大家再补充补充，那咱就說啦！

咱連开头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李金山，是延安來的老紅軍。这人个头不高，很結实，一听他“哪个，哪个”就知道他是個四川家。大战平型关，消滅鬼子板垣師团那次战斗中，他冲、他殺、他抱住敌人滾打、他騎在敌人背上，鬼子抓他、咬他，他把手榴彈塞進鬼子嘴里去；鬼子炸死啦，他也負了伤，胳膊殘廢了。后來上級派他到榆次去做工会工作。那会，國民党的隊伍真像決了堤的洪水，拚命向南竄。榆次又在正太綫上，鬼子進了娘子关，城里人就更慌了。只有工厂的工人情緒还很高，他們相信有了共產党，中國就能有办法。李金山進了紡紗厂，和党的同志一接头，很快就把工人組織起來，拉了七八十人上了山，上級給了名，叫“工人游擊隊”，命令李金山当隊長。給他發了一支“老閻造”大眼盒子，每人一杆矛子，三个人分一顆“老閻造”手榴彈。別說來复槍啦！閻老西統治下的山西的老百姓，連打狼的火槍也不叫有，哪还有槍呢？說給养也是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回家灌上小米背上，在平川打游击，宣傳抗战，組織自衛隊，成立抗日村政权，捉漢奸，破坏鐵路，

打黑狗。

那時候，鬼子到了山西，被八路軍揍了几次，老实有些胆寒了。李隊長估計，陽曆一月一日，是个元旦，鬼子总是要关住門喝酒作乐“过年”的。李金山說：“咱們去搞他一家伙。”大家听說和鬼子打仗，自然十分高兴，都說“好！”把眼睛盯住李隊長，看怎么去搞呀！

李隊長把分隊長、班長召集在一塊兒，拿他紅軍时代打白匪的經驗，跟大家講了一气子，提起了勁兒，他說：“鬼子到山西這場子人生地不熟，維持会也未搞起來，漢奸被咱們抓怕了，一到黑夜，准不敢出來，咱們去巧襲它一家伙。”大家听李隊長这样一拉，矛子就握得更緊了。有个急性子的同志說：“走！”就往門外冲去集合隊伍。隊長忙叫回來，“同志！打仗不能光憑勇敢，还得用点計策才行罗！”這句話可說在竅上，大家七竅就通了，不住点头，又靜靜坐下來，听李隊長講：“我們革命隊伍打仗是有目的的；今晚的仗叫‘襲擾’，襲擾就是擾乱敌人睡不成覺。疲勞他，消耗他，敌人一疲勞，咱主力不就好去消滅他嗎？”同志們心里說：“这倒是个道理，但是自己撈不上东西可不沾呀！”王大海正想發言，李隊長又一句給攔住：“有机会就抓他一把，夺他一兩只槍。”他把道理給大家講透了，又說了些怎样作准备，大伙一蹦，会就散了。

各班回去作了動員，一听说打鬼子，比小孩听说过年还乐得欢，都照李隊長說的办法去做准备，有的造榆木炮，有的搞煤油桶，用鞭炮連起來裝在里面拍！拍！拍！試着像不像輕机槍，有的磨矛子、磨刀，有的請假回家拿鞋子，真是忙的一塌糊

塗。到黃昏，工人游擊隊就向榆次東邊的東趙車站出發。

隊伍出了村，不到一里來地就是東見子格梁，李隊長把部隊停下，集合分隊長、班長講話：“咱們是頭一次打鬼子，只准勝利不准失敗，做到沒有一個傷亡，咱們就算勝利啦！”李隊長又站起來指着東趙告訴說：“你們看，東趙，田村，上戈都駐的鬼子，相距三里，成三角形，下戈在東趙，上戈之間，駐的是晉綏軍投降過去的五六十漢奸隊伍，咱們就埋伏在下戈村邊。其餘分三個組下手，一組到東趙去打手榴彈，一組在田村方向放榆木炮，一組在上戈點煤油桶，以手榴彈響為記。要選有胆頭的同志去完成這項任務。”李隊長話一落，班長們一個個真像個小老虎，蹦起來，“咱去！咱去！”李隊長又細細給講了一番，叫一分隊長王大海帶三人去投彈，二分隊長李三虎帶一班人放榆木炮，三分隊長張來法帶五人去打煤油桶輕機槍，李隊長自己帶大隊埋伏。規定完成任務後到高家山去集合。各班長回去作了傳達，討論了十多分鐘，天就黑下來。李隊長在隊前給大家作戰鬥動員：“同志們！打鬼子怕不怕？”“不怕！”聲音怪響，但是不夠整齊，高嗓子裏夾着低嗓子。李隊長聽了聽，就說：“胆大些，跟我干沒錯，保險！”他說了幾句鼓動話，就帶隊開步走了。

順着格梁轉了幾個彎，就下了溝，一股氣就到了埋伏地點。李隊長在土包子上放了兩個哨，又把去完成任务的三個同志叫來鼓了鼓氣，他們說了一聲，“李隊長，你放心吧，就憑咱們是工人階級，就丟不了人。”李隊長心里可樂了，他說：“看結果吧！”各組點了人數走了。趁這個空，李隊長又把各班班

長叫到一塊，开了个小会研究这些伪軍；一打响，这些沒骨头的漢奸，就可能往外竄。决定敌人多了用手榴彈对付，三个兩個用矛子通，捉活的。隊長把敌人可能來的道路，作了重点布置，把手榴彈集中起來使用，次要的地方是矛子。分了工，各班把部隊按照指定地形散开，因为都是本地人，地形熟，李隊長倒不操这份心。大家走了，李隊長自己帶着二十來个人，都有手榴彈和矛子，埋伏在大溝前。靠近李隊長的是通訊員楊根新，李隊長听他呼吸一松一緊的，像有点兒緊張，便問道：

“楊根新，你咋啦？”

“沒……沒啥。”

“小伙子，胆子放大些！”

“咱，……不怕。”

兩人正一問一答，轟！轟！东趙站响了兩声，接着田村那边又响了一炮，上戈的煤油桶机槍也噠……噠噠……地响起來，李隊長在黑暗中把拳头一举：“这些小伙子能干！”話一落，东趙鬼子的歪把机槍咯咯咯……，上戈的也咯咯咯……一会，田村那边又向上戈开了炮。約莫打了半点鐘，火力都集中在下戈这小庄子上來，子彈在空中閃光，吱！吱！吱！乱飛乱蹦，炮彈在下戈村里爆炸。李隊長笑了：“同志們快准备好，送槍來啦！”这时，楊根新一个翻身，握着手榴彈就要往前跑，李隊長一把拉住：“你干啥子呀！”楊根新一句話不哼又臥下來。

楊根新今年才十六歲，別說打仗，鞭炮他也从未放過，他參軍是工人游擊隊駐在他村那陣子，那天，游擊隊放哨，一会他娘跑來：“同志！你見了咱的根新嗎？”一直問到四更天，也不

見个人影，他娘最后跺了一下脚：“死就死啦，不管啦！”沒法，只有回家去。到了第二天，村里人才說：楊根新在山上放羊，不小心一石头打死財主二閻王的一只小羊羔，扣了他的工錢不說，还要他向羊羔帶孝磕头，他一怕就偷跑了。这天下午，楊根新走到崗哨跟前，他把羊鞭子一扔：老子再不受这压迫了，咱当八路軍去。“同志！你們要咱当兵嗎？”哨兵說：“咱作不了这个主，你問李隊長去吧！那人好說話。”李隊長看这孩子倒伶俐；人瘦嘛，倒可以吃胖；就是个子太矮。开头不敢收，見他东央西求地怪坚决，李隊長才答应，收了他当通訊員。同志們每天投彈，楊根新心里痒滋滋的，自己借了把斧头，也砍了一个木手榴彈挂在身上。后來王大海去捉漢奸，搜出二十多个手榴彈，他伸手要了一个，这样就一真一假的成了双件，同志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双料手榴彈”。这小鬼也能，全隊投彈比賽，要数他投的远，打的准。实在說，楊根新是放羊出身，在黑石山上滚大的，赶羊就靠扔石头蛋，要不准，怎会打死人家的羊羔呢？大家又叫他“投彈能手”。

楊根新剛臥下，他想：“如果敌人來，咱准能打死他兩個。”剛把手榴彈一摸，前面黑忽忽的過來了兩個人，小鬼眼倒怪灵，他先瞧見了，把李隊長一拉：“隊長，你看！”“去招呼二班不許动，近了捉活的。”小鬼去傳了命令回來，那兩個家伙已經到李隊長跟前來了。李隊長的大眼盒子頂住头一个敌人的腦袋瓜高声說：“不許动！”好多矛子也逼住這兩個家伙，這兩個家伙便乖乖的举起手來，繳了兩枝“山西造”。同志們心里可高兴啦！可怎么回事，敌人的机槍不打啦？下戈的狗被鬼子打的

汪汪直叫。李隊長估計敵人發覺咱們的把戲啦，他叫楊根新快通知各班，準備撤退。小鬼傳命令還沒返回，十多個敵人順溝跑過來了，李隊長一想：“來了就收拾起來。”說一聲“準備！”大伙的手榴彈就揭開了蓋。敵人正喊：“快走！快走！”向後面聯絡，李隊長喊了一聲：“一，二！”十多顆手榴彈向敵人一齊飛過去，拿步槍的兩個同志也啪啪地向黑影放了兩槍，提矛子的趁勢沖上去，殺的殺，抓的抓，奪槍的奪槍，把這十多個傢伙給收拾啦！李隊長大聲喊：“快走！”把部隊帶到高家山去集合。

咱們的部隊上了高家山，李隊長一點數，一個也不差，就是不見楊根新。大家心里正着急，李隊長說：“別把這小鬼給丟啦！一班長派個同志去找一找。”去的人剛到村邊，正碰上那小鬼，他用一枝步槍押着一個俘虜，一晃一晃的走過來。同志們問：“雙料手榴彈！你怎么捉的呀？”楊根新瞪着鬼兒眼不住喘氣，到了村里，他才說道：“咱給王大海送信，回去找李隊長，一看不見啦，向前走了兩步，見這家伙腦袋栽在水渠上，屁股朝天。咱說：你投降八路軍优待你，要不就打死你！這家伙也不扭頭，抱住槍死不動，咱一摸，從他身上拿出這枝槍：‘走！’他乖乖地跟咱來啦！”這時候，敵人還在打槍放炮的瞎胡鬧，可把同志們肚子笑疼了。

村里人聽見外面鬧哄哄的，開門一看，工人游擊隊回來啦！

“快到熱炕上坐坐吧！”同志們進了家，老鄉親親熱熱的騰出房子，同志們像在家里一樣，倒下就睡着了。

這是咱們連第一次戰鬥，也是敵人第一次補充了咱連二

十枝步槍和五個人。

那個孩子不愛娘，那個戰士不愛槍，因為槍就是革命戰士的膽呀！這一夜，同志乐的誰也沒睡覺。第二天上級來了命令，從榆次平川把部隊拉到後方過年。分區首長寫信誇咱連打得好，老鄉也來慰勞，又是羊肉又是白面；美美的過了一個年。

吃罷餃子，晚上，分區宣傳隊又給演了“捉漢奸”，“勸子參軍”，大伙脫了衣服，舒舒貼貼的睡了。

可是李隊長說啥也睡不着覺，為啥呢？因為今天他到司令部，首長給他談，主力要在遼縣消滅敵人，要他們部隊調離榆次平川，到和遼路[●]上去活動，牽制敵人兵力，保證主力勝利。這樣一來，問題就來了：一，這些同志都是長在平川，山上吃小米，怕生活過不慣；二，全隊還只有李隊長和王大海是黨員，其餘都是才拿上武器的工人、農民，也沒個指導員，虽然是情緒很高，但是沒有政治工作保證也不行呀！又一想，上級叫調離，一方面是為了整個戰爭形勢，配合主力作戰；一方面也是為了打下將來正規化的基礎。這樣一想，感到有了力量，困難一定要克服。

天剛明，王大海，張來法，李三虎幾個積極分子到了隊部，李隊長便把上級要調離這個游擊隊，去和遼公路活動的話講出來。

張來法說：“這好辦！打了勝仗，這股勁正大着呢！去哪兒也行，隊長不必操那大的心！”

李三虎說：“球！哪里不是打鬼子，保證咱分隊不出問題。”

● 和遼路：山西的和順到遼縣（左權）的公路。

王大海說：“這問題可要好好研究，咱這部隊成立不到月把子，除隊長每天講一次話，正式教育可不多呀！猛一說調地方，那可不保沒問題。”

李隊長說：“上級叫爭取今天下午出發，時間，只有半天啦！黨的任务我們要堅決完成的。同志們回去先找班長、積極分子醞釀一下，吃罷飯我給大家再講一次話。”

“好！”大家出了門。

吃罷飯，部隊集合在楊樹底下，王大海挺在部隊前面，“立正！”“報數！”“三十三”，三列滿伍，九十九，連自己一百整數。一個跑步到李隊長跟前敬禮，“報告，王大海報告，全隊連我整一百，李隊長，通訊員楊根新不在數。”李隊長實在抿不住嘴，笑了，大家都不懂軍事，還不住點頭誇獎王大海軍事有一套。

李隊長到了部隊跟前，一看，個個面帶喜色，他講開啦：“同志們！你們說什麼是當前的敵人？”大家回答：“小日本唄！”“不是，當前我們的敵人是困難。”他把這次勝利作了適當的表揚，又指出可能發生驕傲輕敵思想，又講了咱們轉移地區作戰，可能產生的困難，從客觀到主觀，都作了分析，又指出在共產黨面前可以摧毀一切困難，我們一定完成黨給的光榮任務。李隊長的話完啦，劈劈拍拍一陣巴掌聲。

解散回去，事務長叫各班領了鞋襪，同志們拿到手里一看，天呀！這“踢倒山”的鞋底，總有四分厚，再看布襪，同志們可叫起來了：“瞧！這襪底比咱平川的鞋底還厚呢！”放在腳上一套，這個說吃不消，那個叫難受。楊根新拿着襪子用赶面杖在石板上捶，同志們一看這倒是個新發明，也跟着捶開啦，由

捶袜底到捶鞋底，碰拍！碰拍！滿院里鬧騰开了。李隊長瞧着，當場又給大家講了兩句：“同志呀！为啥这鞋袜这么结实？也是咱根据地人民的心呀！咱們和根据地的人民是骨肉相連的关系呀！咱們是他們的子弟兵哩！这个鞋不好穿，可耐磨呀！”大伙听了很感动。李隊長把大隊帶起來，在打谷場上，齐步、跑步的轉了几个圈，停下來，叫大家檢查，有頂脚的再捶一捶。同志們都笑了。

鞋子都錐了眼，系上帶，干粮袋也灌上了小米，李隊長喊声：“集合！”部隊就向和遼路出發。

剛到达駐地，李隊長洗罢脚，正拿着一張油印报纸看，楊根新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報告，說有个老鄉要找隊長。“叫他進來。”楊根新把这老鄉帶到隊部，李隊長招呼坐下，楊根新給他倆一人倒一碗开水走了。这老鄉，看样子不过五十來歲，他掏出旱烟袋，把烟鍋插進布烟口袋，一面掏，一面自我介紹，說他是前庄農会主席，名叫王長生，今天進到和順城里馱煤，正好碰上村里劣鬼李二狗子，从警察所出來；拉他下羊湯鋪，打了四兩酒，一人一碗羊湯，就拉呱起來。李二狗子喝的迷迷糊糊的，就瞎吹开啦，說什麼八路軍正圍攻遼縣城，說什麼从陽泉開來兩汽車鬼子要去增援遼縣。王長生听了，怕不可靠，他城里有個連襟，开了个紙雜鋪，他順路又打听了一下，果真从北面來了兩輛汽車。下午他就把这个消息報告了王區長，區長說：“李隊長來了，你親自跑一趟。”區長派了自衛隊放哨監視公路。李隊長听了，拍着老人的肩膀說：“好！”把老人送出了大門，当下就集合分隊長开会准备。

这一次的打法完全和上次不同，上次叫“襲擾”，这次要“埋伏”。要打汽車，就要很好組織兵力和步槍火力，起決定作用的是手榴彈和地雷。李隊長給各班分了工，步槍集中編成火力隊，由王大海帶領，一班打援，一班打汽車。矛子，手榴彈編了兩班，叫突擊隊，由李三虎帶領，李隊長跟這個隊。張來法帶爆炸組，埋地雷。另外派人和區上聯系，組織自衛隊破路。這裡離公路五里，大家吃飽飯，喝足了水，也不叫疲勞了，又聽說打汽車，勁就更大了。各班聽命令分頭做準備。

散會的人剛回到班，王區長就親自跑來找李隊長，王區長說：“據內綫情報，晚上汽車准打這裡過，我已經動員二百多自衛隊，配合這次行動。”說完，就拉着李隊長去看地形。研究半天，兩人分了手。區長回去帶自衛隊破路。李隊長回隊布置隊伍，天也就剛黃昏。

李隊長回來，這天也怪好，黑霧霧的，沒下雪，也沒星月，進入埋伏地區，公路兩頭的遠遠山頭上放了兩個哨，大伙就按自己的崗位進入了陣地，等着敵人。李隊長又親自到各個陣地上去檢查了一遍；返回來，坐在一顆大樹林蔭底下低著頭不吭聲，不知想什麼。過了一大會，楊根新跑來問：“李隊長，敵人怎麼還不來？”李隊長說：“敵人又不是咱指揮，叫稍息，不敢立正。”接著又說：“你去叫王大海來！”小鬼走了。李三虎跑來找李隊長。

“怎麼敵人還不來！同志們連烟也不敢抽一口。”

“革命軍人就得聽命令，不准抽就不抽嗎！暴露了目標，一切就完啦，打游擊，主要靠耐心。”

“不來怎麼辦呀？”

“不來再說不來的話。”

正說着，王大海來了，李隊長叫他坐下，問道：“大家情緒怎樣？”王大海說：“情緒都滿好！我已經抓緊時間給大家開了個會，告訴大家戰鬥起來不要亂，地雷，手榴彈一响就開火。槍要打低一點，不要傷了山上自己人。如果汽車沒炸翻，敵人頑抗，咱們堅決打。”

李隊長听了，拉住王大海的手告訴他說：“好，就這樣做，不發現敵人，打援那個班不准打槍。”王大海點頭說：“是！”扭頭走了。

李三虎听王大海這麼一說，心中佩服人家細心，覺得勝利很有把握，胸一挺也起來走了。

這時，發現北面閃出一團火，楊根新忙叫：“李隊長，你看！”李隊長起來，聽見扑吐，扑吐！汽車的聲音傳過來，就告訴楊根新道：“去叫張來法準備。”楊根新一轉身溜跑了。這時汽車已到了跟前，忽地停下來，李隊長心一急：“他媽的！敵人准是發現啥啦？”忽然轟！轟！轟！几聲，汽車底冒起了紅紅的火焰，手榴彈通！通！通！也像打雷一般落在汽車里，山溝都紅啦！碰！碰！碰！對面山上的排子槍也響起來，“殺！”兩面的隊伍都向汽車合攏來。看這情勢，鬼子可全給炸毀啦！事實不是這樣。不知怎的，從汽車上滾出兩個鬼子，聽見“八格牙魯，八格牙魯”^①直叫，汽車上的鬼子都被地雷炸彈炸死了，他還趴在土坡上死抵抗，哇狗！哇狗！兩支三八式頂住咱們接近不了汽車。

① “八格牙魯”，鬼子罵人的話。

就这样，同志們去爬汽車拿武器的伤了兩三个，李隊長站在大坡上見李三虎爬汽車把腿打伤了摔倒下來，他忙下令：“不准上汽車！先去消滅那兩個鬼子！”一會兒，只听一支槍响，一會兒，一支槍也不响了。李隊長說：“快上汽車收槍！”他跟楊根新悄悄摸过去，这小鬼总是心急，向前跑了一步，被那鬼子“狗”地一槍打在上手，他兩手按在疼处，吱的叫起來。李隊長趁敌人退子彈，猛地趴下，举起大眼盒子，拍！拍！給了兩槍，冲过去，抓住三八大盖，死活拉不起來这鬼子，一摸一把血，李隊長用勁一拉，把槍夺過來，罵道：“他媽的！你再耍你的武士道精神！”

李隊長忙撕了一条手巾把楊根新的伤給扎住，喊王大海快集合隊伍走。一會兒工夫，部隊齐齐整整站在公路上，唱着：“沒有槍，沒有炮，敌人給我們造……”个个心里都十分欢喜。

这时，滿天星星直閃爍，李隊長叫王大海派人把李三虎等負伤的同志和那負伤的鬼子抬着赶快往回返。这时，恰好王区长帶着担架隊也來了，李隊長忙拉了拉手說：“老王！快走，敌人的交通工具怪好的，慢了要吃虧。”話落就瞧見北面發現火光，部隊很快爬上大山，敌人的机槍、炮，已在后面轟隆轟隆地响起來，战士們的脚步走得更快了。

一气拉了二十里上了大嶺，李隊長看表还不到十二点。

第二天，騎兵通訊員送來急信，首長命令，把部隊帶回司令部附近休整。吃罢飯就出發，到上午就赶到了。老百姓听說八路軍打了勝仗，都騰出房子，燒好熱茶，妇救会提着鉄茶壺，部隊过一个一碗熱茶，过一个說一句“同志們辛苦啦”；又